

行政与学术分开,高校办得好,自然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学生;办不好,争取不到学生也是正常。前提是,所有的高校都要在相同的平台上,相同平台不一定包括自然环境,但至少应包括,政府对所有高校是“一碗水端平”。

是谁阻挡推免生走出母校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在合法地毁掉学生的一生?”不久前,一篇科学网博文发出这样的质疑,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博主程新一所中部地区的普通院校任教,他的学生要参加一所“985工程”院校举办的夏令营,表现得或许可以拿到该校的推免资格。但让学生忧心忡忡的是,据他们得到的信息,即便通过夏令营拿到校外推免资格,本校对外推免卡得尤为紧,通常只有一个指标。

“学生说的是实情。看到一大批费尽周折拿到‘211工程’‘985工程’高校资格的学生,也许他们心中还充满了渴望,却在努力前被告知你已经失去了资格。”程新心里五味杂陈。

尽管2014年教育部规定高校推免不得设置留校限额,但是据《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推免变相留人的行为在高校中依然禁而不绝,甚至在操作上都“合法合理”。

高校推免留人玩花招

“我的很多学生因此受到了影响。”去年,某普通院校的教师王宁也有学生拿到“985工程”院校推免资格,最后被校方“合法合理”地拿下了。

所谓的“合法合理”,其实是一些院校“钻了制度的空子”。“尤其是在普通院校,水平越不济问题越严重。”王宁说,最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专业成绩+面试成绩”的模式,通过面试调整学生的总成绩。

比如,设定专业成绩50%,面试成绩50%。有推免资格的学生,平均成绩通常在70多分到90多分的区间内,再乘以50%,成绩上的差距不到10分。而在面试中,10分的差距掌握在面试官手中,很容易被抹掉。

“决定‘抹掉’与否的重要因素,在于学生在推免系统中填报的是外校还是本校,二者必选其一。”王宁说。

他解释,如果有个别学生能获得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外推资格,对普通院校来说面子上是很好看的。哪怕学生成绩排得较为落后,学校都会尽量把外推名额给他。但是,如果有一批学生获得外推资格,学校基于多保内推名额的考虑就不会那么“通情达理”,一些获得非名校推免资格的学生,即便成绩不错,在面试中也会被打低分,失去外推资格。

而如果推免的是本校,学生的成功率就会高出一大截。再普通的院校通常都会有几个学术“大牛”,他们开口要指标或要某个学生,学校不能不考虑,即便成绩排名靠后,在面试时也容易面试官提分录取。

“到了最后,学生的成绩反而是最不重要的。”王宁补充,所谓的面试,表面上是按规章制度考察学生的科学素养、综合素质,但仅凭十多分钟时间的考查并不太现实,可操作空间较大。

于是,普通院校成绩中上的学生自觉考名校希望小,一般会选择本校保研;成绩好的学生也知道外推被刷下来的概率大,干脆放弃保研。因此,保研普遍留下的是中档生源,也不排除个别优秀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推免留人背后的逻辑

“依赖制度强势角色留住学生,不仅影响学生个人发展,也将学校注意力转移到如何留住人才,而非如何发展自己上。这是一个‘双输’的措施。”

“闭门造车,学生没有‘走出去’,何谈将来‘走回来’。”

在程新的博文评论区,网友纷纷留言陈述推免留人的弊端。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双输”的措施。但在我们批判之前,是否有必要先思考一下,普通院校如此行为的逻辑?

事实上,高校之所以要留本校生读研的逻辑并不复杂。无论是名校还是普通院校,都有一颗“争取优质生源”的心。

然而,对于普通院校来说,往上看,有教育部不得设置留校限额的规定,往下看,生源素质好的学生都想推免至知名院校,加上近年来知名院校搞夏令营、推免预录取对学生的诱惑力特别大……“如果普通院校再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愿意保本校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少。”王宁说。

“坦率地说,生源素质不断下降,导师带起来也很辛苦,对其科研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些导师从私心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能留住学生。”看过程新的博文,来自某地方院校的硕博李方如是说。

近年来,高校推进分类分层建设,将高校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技能应用型。李方指出,一般高校很少有愿意承认自己是纯教学型单位的,其教师也更愿意将自身定位为教学科研型,所以高校也希望教师在科研上有所成就。

原本留下学术素养相对弱的学生,更应该以专硕的形式,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然而,“起码与我们同档次的高校,学硕、专硕的区别并不大,像校外实习6个月等专硕要求基本上做不到。因此,招学生搞科研依然是普通院校教师的共识。”李方说。

允许学生“走出去”,他们将来会“走回来”吗?李方坦言,无论是否是好学校,学生将来回到普通院校任教的概率都很低。把学生送到“985工程”“211工程”院校,将来出国、做博后,选择的平台也是“985工程”“211工程”院校。把学生留在普通院校,如今高校进入门槛要求越来越高,能留校的概率基本为0。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普通院校才会变得如此现实。

权力过少致走偏门

“我们这样的学校没有发声权,而政策制定者往往根据的是高水平大学的情况定制度。一些制度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执行起来,在不发达地区或水平相对较低的高校都很难做到。”在采访中,王宁的一席话,或多或少地道出了问题背后的制度原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表示,招生规则中的权力过少,学校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就会产生一些走偏门的做法。

那么,对于这类走偏门的做法,主管部门是否要出台政策加以禁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倩朝晖指出,事实上,出现这种局面就是行政力量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对部分高校过多支持或支持不均造成,如今再让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政策加以禁止,产生怎样的效果很难说。“从长远来看,应该减少行政干预,而不是让行政加以禁止。”

在他看来,就校内而言,不能得罪的学术“大牛”的权利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就校外来说,不同高校的等级差异也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让行政和学术加以分别。”

“行政与学术分开,高校办得好,自然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学生;办不好,争取不到学生也是正

常。前提是,所有的高校都要在相同的平台上,相同平台不一定包括自然环境,但至少应包括,政府对所有高校是“一碗水端平”。”倩朝晖说。

“不要给少数大学更大的特权,在招生的名额、标准上要‘一碗水端平’。”程方平对此也表示肯定。他指出,行政主管部门的管控严格是对的,但不能将其限制死了。在管理、政策的指导上应该更加细化,太粗犷的管理只会导致一枝独秀,其他凋零。

他曾多次提出,高校建设要有分类指标,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校,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地方行业院校、职业院校要各有其一流大学的标准。“一些地方性、行业性的高校建设,还应该与实用研究相结合。呼吁各类学校都要基于自身特点、优势学科进行建设,因为它关系的不只是招生,还有自身发展。”

要靠内涵吸引学生

“我身边的同事也曾有过留人想法。我问他,第一,你留优秀学生干什么?第二,学生愿不愿意?第三,他有没有那么优秀?”同样在普通院校,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臧玉峰对留人行为表示反对,也认为没有必要。

“我所在的心理学招到的优秀学生,远远超过我们人为留下来的优秀学生。”臧玉峰说,尽管他在国内的高校在全国排名靠后,但某些研究方向在国际上流,通过宣传、调剂,340分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调剂线报名的人数多达400多名,不愁当中挑选不出优秀学生。

在他看来,所谓的优秀是相对的。很多人眼中的优秀生是单纯的学习成绩好,科研水平却不过关。事实上,每个学校调剂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报名,“关键在于高校怎样抓住优秀学生”。

“如果该学科一名优秀导师都没有,留下好学生没有意义。留住好学生,在学科发展上仅仅是非常小的一个方面。学科发展首先要想办法引进优秀的科研人员,用他所在的小方向吸引学生。”臧玉峰说,“有一点必须明确,普通院校的优秀生绝不会比‘985工程’院校的差生差。拥有优秀的导师,不断提升硕士生质量,让后来的学生看到,学长们能发SCI论文,能找到好工作、考博,这才是吸引学生留下来的关键。”

臧玉峰告诉记者,对于普通院校的弱学科,要采取与强势学科合作的模式,进行学科交叉。弱大学通常都会有个别强学科,比如信息科学、医学专业相对弱,心理学较强,三者又有一定关系,就要促成强弱学科之间的合作,这样学生也更容易出成绩。

高校留住学生的意愿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程方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以后,我国在学术、外交、科技、文化上都有所需求,一些专业可以据此调整,而不是靠行政方式,甚至是玩技巧,要从改变专业研究方向、为学生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方面多下功夫。

事实上,美国的优秀学生也不完全都被哈佛、耶鲁抢去,像威廉玛丽学院这样的院校也有自己的吸引力。“要靠内涵吸引学生。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慢慢地普通院校也会形成优势,某些领域也会超过名校。”程方平说。

(部分采访者化名)

中国大学评论

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倾向是,学校方面正在力促本科生尽快接触专业,理工专业的一些成绩优秀的本科生更是早早地跻身于由教师牵头的科研课题组,先他人一步接触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和大型科学装置。成功的教师也在鼓动本科生参与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本科生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科研课题的数量,则成了影响学校排名的指标。

自从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大学中各类学生的综合水平、研究能力一直呈进步的趋势。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硕士研究生的水平相当于以前的本科生,而博士生基本与硕士生接近。这样的进步趋势自然是各大学管理者的心病,而让本科生尽早地参与教师主持的科学研究工作便是他们扭转局面最容易选择的方式。

这种看似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改良方式,就其诉求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总让人感觉有一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情结。这条起跑线自然也是“国际化”的。因为管理者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对于实验仪器和设备的熟悉程度超过了自己学校的学生,他们想通过这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来弥补差距。

但方式易学,背后的理念却往往被忽略。一方面院系分割,各树篱墙,甚至以“独立核算”的名义收取使用费;另一方面,实验仪器、设备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结合,总是体现权力优先原则;而那些有幸进入教师课题组的本科生自然也是抓重点、“拔尖儿”出来的少数人。机会均等、公共性、共有、共享,这些大学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则很少体现。

如果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类似改革的动力,那么,“快出成果、快速成才”则是进一步的功利追求。让本科生早早地进入教师的课题组,利用先进的仪器和设备,依照相对成熟的研究路径,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很快作出成绩是可以肯定的。但一开始就进入专业细分下的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一味地从事过于具体的工作,这更像是替科研老板打工的科研助理而非接受综合性的教育,是目标明确的工作而非致力于兴趣培养的纯粹学习。

但问题是,这种方式在国内的大学,特别是理工专业出身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中,早已成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我们看到,一些专家不是站在高大的钻井平台上操作钻头,而是在平地上攥着一根针(并非中医针灸的银针),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副教授、教授,使用的都是这根针。应该说,他们扎得的确是深,可也确实小。

知识影响眼光,没有相对广博的知识就无法做到超越个人的经验和局限。现在大学里的教学评奖标准,“一针扎”式的教师之所以得到鼓励就是这个原因。有头衔和地位就可以承担“教学改革”项目,进而带领学生获奖,这一切几乎成了一个展示“教学能力”的套路。比之勤勤恳恳地备课、讲课要好,要简单轻松得多。但看得见的成绩与看不见的教育的内在冲突往往在前者的热闹中被丢在一边。

以上种种追求和表现,概括成一点,就是自我窄化,这也是国内大学的一个走向。无论是以“专业深化”为名,还是以“适应就业”为借口,都是在不自觉之中将专业化理解成窄化,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快出成果”。

过去我们说,职业化解了大学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大学一旦变成职业培训中心就成了公司、企业的附庸。它等于是公司、企业的供应商,本着为消费者服务的精神,只能以公司、企业马首是瞻。而其本身形象自然只能由公司、企业来改造。

其实,专业上的自我窄化也一样。它实际把大学变成了一个碎片化的部门。不仅从中学业的学生不再具备对于社会发言和从整体上影响社会的能力,他们还会满足于充当社会零部件的角色,充其量是在工作之余当一名“吃货”或“到此一游”的“游客”。而一旦离开专业细分后的领地,知识上和认知上的短板会立即暴露出来,以至于信心受损,名誉尽失。而关键是,人们理想中的大学,那个曾经令人向往的高等学府的神圣性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专业的自我窄化对大学未来的影响

■ 尤小立

泥巴里的自由创想

——2018第四届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一块泥巴,两根车轴再加四个轮子,可以变成什么呢?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不同的设计与创意。

然而,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的第四届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的决赛现场,当这些简单的材料遇上小学生们的奇思妙想和灵巧的双手,一辆辆极具创造力、独一无二的泥巴赛车就诞生了。

1+2+4= 无限创造力

随着比赛开始的提示声响起,原本安静的会场瞬间被参赛学生们的热情点燃。参赛的小选手们迫不及待地拿起分发下来的泥巴开始制作赛车,有条不紊的专业手法和沉浸其中的专注神情,很难让你想到他们只是一群活泼好动的小学生而已。

“我的很多学生都玩过玩具车,也很喜欢玩玩具车。但是他们告诉我,比起成型的或者只是按照说明书将零件拼接起来的玩具,他们更喜欢像这样亲手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泥巴赛车。”天坛东里小学的教师贾楠看着正在开心创作的学生们说,“孩子们的想法总是天马行空,在我眼里,他们设计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是成功的。”说着,贾楠走向了其中一位学生,拍下了一辆让人充满食欲的热狗外观泥巴赛车。

这些五花八门充满设计感的赛车,在贾楠眼中是珍宝,在廖伟眼中也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据他介绍,在以前的很多比赛中,艺术与科技往往作为单独的主题进行比赛,而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是一次跨越与创新,将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最终体现在一辆辆泥巴赛车的作品中,比赛的评分也按照创意设计、速度等方面综合进

行考量。为了培养学生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思维模式,除了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之外,北工大的师生团队还专门为小学生们量身定制了配套的设计思维课。“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只是设计思维课程体系下一次课程的内容。整个课程充分地体现了艺术与科技相结合。”廖伟说,在中小学推广较广,将这样的课程引入中小学,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普及和启蒙,将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前打下基础。

艺术与科技创造的融合剂

“老师,我的冰激凌头部掉了一块”“我可乐上的吸管断了”“我这个西瓜得赶紧上色了”……在比赛现场,这样的惊呼不时响起。学生们口中的“冰激凌”“可乐”“西瓜”却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夏日降暑的必备饮食,而是以此外观设计充满艺术气息的赛车。

贾楠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学生们练习时的泥巴赛车作品:冰棍、吉他、跑车……作品基本没有重复的设计。“孩子们的想法总是天马行空,在我眼里,他们设计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是成功的。”说着,贾楠走向了其中一位学生,拍下了一辆让人充满食欲的热狗外观泥巴赛车。

在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大三学生邹鑫刚刚为一位小选手解决了问题,另一位小选手就向他发出了“求助信号”。他弯下腰耐心地为选手答疑解惑,很快,小朋友的脸上就又露出了笑容。

“我们主要是一个辅助者的身份,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比赛。他们年纪小,对工具的使用有时存在问题,比如黏土时使用胶枪不当会伤到他们,我们就会协助他们黏土。”邹鑫一边介绍,一边时刻关注着小选手们的动向和需求。

另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现场的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称重,还有的负责作品煮制(制作赛车的陶泥须煮制后才能变成硬定型)等工作。

“大学生们通过参与比赛,可以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除此之外,看着小学生们制作赛车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廖伟说。

在他看来,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的参赛者其实并不是只局限在小学生,这样的比赛对于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是一次挑战与锻炼。“同样的主题,不同年龄段的人由于阅历不同,设计也会不一样。我们还进行过亲子泥巴方程式赛车的设计赛,有时家长的表现还不如孩子。”廖伟笑道。

就在赛场的一个角落里,一群闻讯赶来的爱好者们也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进行着自己的赛车设计,其中有已经工作的成年人,也有赛场上的选手还小的孩子。

廖伟表示,通过举办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与参与,调动社会力量将泥巴方程式赛车的比赛与相关课程进一步推广,让更多的小学生受益,爱上泥巴赛车这个充满自由创想的载体。



志愿者在为参赛选手的赛车称重。 许悦摄

工明确,有的负责安全,有的负责称重,还有的负责作品煮制(制作赛车的陶泥须煮制后才能变成硬定型)等工作。

“大学生们通过参与比赛,可以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除此之外,看着小学生们制作赛车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廖伟说。

在他看来,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的参赛者其实并不是只局限在小学生,这样的比赛对于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是一次挑战与锻炼。“同样的主题,不同年龄段的人由于阅历不同,设计也会不一样。我们还进行过亲子泥巴方程式赛车的设计赛,有时家长的表现还不如孩子。”廖伟笑道。

就在赛场的一个角落里,一群闻讯赶来的爱好者们也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进行着自己的赛车设计,其中有已经工作的成年人,也有赛场上的选手还小的孩子。

廖伟表示,通过举办泥巴方程式赛车设计锦标赛,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与参与,调动社会力量将泥巴方程式赛车的比赛与相关课程进一步推广,让更多的小学生受益,爱上泥巴赛车这个充满自由创想的载体。